




【黄易精品】

云梦城谜之

黄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梦城谜

黄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梦城之谜 / 黄易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5815-6

I. 云...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589号

云梦城之谜

黄易 著

策 划: 英特颂

责任组稿: 周 琼

责任编辑: 周 创

特约编辑: 龙 曦

王光成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开本	1/16 680×980
印张	29.75
字数	530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815-6
定价	35.00元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 易

2009.2.18

目录

- | | | | | | |
|------|------|-----|-------|------|-----|
| 第一章 | 沦落天涯 | 001 | 第二十三章 | 捕果之甜 | 162 |
| 第二章 | 神秘宝盒 | 010 | 第二十四章 | 同病相怜 | 180 |
| 第三章 | 五遁大盗 | 018 | 第二十五章 | 真真假假 | 188 |
| 第四章 | 三鬼齐动 | 026 | 第二十六章 | 幻术美人 | 197 |
| 第五章 | 否极泰来 | 033 | 第二十七章 | 为情所困 | 205 |
| 第六章 | 天女玉剑 | 040 | 第二十八章 | 云梦女神 | 212 |
| 第七章 | 津渡邂逅 | 047 | 第二十九章 | 肝胆相照 | 218 |
| 第八章 | 命运之网 | 055 | 第三十章 | 一败涂地 | 227 |
| 第九章 | 无形对手 | 063 | | | |
| 第十章 | 冥冥之中 | 073 | | | |
| 第十一章 | 青楼王国 | 079 | | | |

第十一章 动人故事 089

第十三章 当年真相 098

第十四章 遁术之秘 105

第十五章 登门应聘 112

第十六章 画心倩影 121

第十七章 泥足深陷 128

第十八章 盗踪乍现 134

第十九章 迷人手段 142

第二十章 箏音幻境 148

第二十一章 东窗事发 155

第三十一章 神仙可接 231

第三十二章 家的感觉 239

第三十三章 梦城之秘 248

第三十四章 兵贼之情 255

第三十五章 女神心意 262

第三十六章 大盗本色 270

第三十七章 话说当年 280

第三十八章 迷离雨夜 290

第三十九章 宿世之仇 298

第四十章 没有选择 304

第四十一章 决战长街 308

第四十二章 前世今生 317

第四十三章 情有独钟 325

第四十四章 对手现身 333

第四十五章 生死之交 339

第四十六章 如梦初醒 346

第四十七章 第三封信 352

第四十八章 无敌组合 359

第四十九章 随机应变 366

第五十章 谁主大局 375

第五十一章 爱的见证 385

第五十二章 红楼夜宴 392

第五十三章 特备节目 399

第五十四章 逃出岳阳 406

第五十五章 泉雄末路 412

第五十六章 无上法器 418

第五十七章 仙心难测 425

第五十八章 水泽迷城 431

第五十九章 隔世对决 438

第六十章 古城迷梦 444

第六十一章 生离死别 451

第六十二章 成败得失 456

第六十三章 湘果之谜 465

第一章 沦落天涯

乌子虚睁开双眼，刺入眼中的是耀目的阳光，他一时间什么都看不清楚，更不知身在何处，脑袋疼痛欲裂。

他猛坐起来，双手不自觉地捧着头，急促地喘息。累极了，从没有这么累过，虚弱和憔悴彻底征服了他，就像不眠不休地连赌十日十夜，而结果还是输个精光，那是可怕之极的感觉。脚底传来的疼痛，提醒他过去十多天艰苦的逃亡。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仍然活着。

他缓缓垂下双手，先凝神静听，充满耳际的只有夏虫鸣叫的和唱，这才暗松一口气，始有心情打量四周。

他坐在潮湿而带有霉味的草坡上，坡底有一条清澈的溪流，长草和矮树纠缠罗列在岸边，对岸是茂密的丛林。他往坡顶望去，山坡约四五丈高，心忖：自己定是昏倒了，从坡顶直摔下来。

阳光从右方射至，太阳刚升离地平线。

朝南望去，横亘着一列葱绿的山脉。

究竟是什么鬼地方？

唉！真是倒霉！唉！不是倒霉，而是糟糕透顶，闯下弥天大祸。以自己行走江湖的丰富经验，怎会做出如此不智的蠢事？幸好该已撤掉追兵。自渡过大江后，他颇有脱离险境的感觉。希望不是错觉吧！

就在此时，耳朵似捕捉到一丝若有似无的马嘶声。

乌子虚给吓得浑身哆嗦，惊弓之鸟般从草坡上弹起来，倏地双腿一软，失去平衡，滚下草坡，直至坡底，差点儿掉进溪水里去。

马嘶声更清晰了。

乌子虚忘了疲倦，爬了起来，狼狈不堪地朝南逃去。

自懂事时，他似乎从未走过好运，现在更是大祸临头，若给敌人逮着，他将会后悔投胎人世。

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有多远逃多远，他真的不想死。

无双女一身黑色劲服，牵着没有半根杂毛的爱马黑儿，悄悄离开百戏团荒郊的营地。

九年了，她随团乡过镇、镇过城卖艺表演，凭着骄人的身手，成为百戏团的台柱，更是团长“杂耍王”安玠引以为傲最出色的女弟子。但今夜不辞而别，却没有丝毫留恋。

她的心从来不在百戏团内。

“无双！”

无双女暗叹一口气，在营地灯火外的黑暗里止步，融入暗夜中。

安玠来到她身后，叹息一声。他最清楚她的个性，知道不论说什么，都没法打消她离去的念头。

无双女轻声道：“安叔看到我的留书了。”

安玠沉声道：“自离开宁安县后，你一直精神恍惚，沉默得令人害怕，但仍想不到你说走便走。真想不到了十年，你仍是这么放不下、看不开。”

无双女淡淡道：“安叔明白我的心事吗？”

安玠苦笑道：“你不说出来，我怎会知道。自九年前你舅舅把你送到我的百戏团，我已晓得事不寻常，你舅舅是我安玠的刎颈之交，他不说出来，我也不查根究底。”

无双女平静地道：“舅舅为何不回来找我呢？”

安玠叹道：“我本不打算说出来，当日你舅舅离开前向我表示，为了你的安全，他从此隐姓埋名，不再回来见你。他这一番苦心，为的是你。留下来吧！不要辜负你舅舅的期望，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像无双女这样如此了得的女子，我安玠四十多年来走遍大江南北，还是首次遇上。”

无双女柔声道：“安叔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是我必须立即走，安叔原谅我。”

安玠猛一咬牙，道：“好吧！你既坚持要走，让我告诉你一个埋藏心内九年的秘密，就是如何可找到你舅舅。”

无双女倏地转身，面向安玠，深黑灵动的眸珠闪烁着动人的亮光。

辜月明每次踏足有“黄金太监”之称的凤公公的大宫监府，总有浑身不自在的感觉。

或许是他须解下平时永不离身的佩剑。京中有人谓，没有人能杀死有剑在手的辜月明，这并非溢美之辞，因为直至今天仍没有人办得到。

凤公公的咳嗽声从书斋传出来。

又或许是因为他不喜欢凤公公，这个城府深沉、喜怒难测、能令大臣猛将抖颤、权倾朝野的老太监。但他最不喜欢的，是凤公公提出而又不得不答的诸般问题。

领路的太监冀善头也不回地低声道：“大公公今夜的精神不错，前两天着过凉，服了太医的三帖药后，今天好多了。”

辜月明轻嗯一声，表示听到。

冀善并不是特别好心肠的人，且是凤公公手下最可怕的太监、头号杀手，双手沾满血腥。他更不是对辜月明另眼相看，特别照顾，只因收了他不少金子。

书斋外有两卫把守，冀善向他使个眼色，要他留在门外，自己则入内通传，不一会儿回来拉他到一旁，耳语道：“真奇怪，大公公的心情很好，像很期待见你似的。机会难逢，月明你要好好把握，万勿错过。我已为你做足工夫。”

辜月明的心不由忐忑急跃几下，对他来说，这是罕有的状态。深吸一口气后，他谢过冀善，径自进入书斋。

京人常说，宁可开罪皇上，切勿开罪凤公公。惹翻了皇上，还有凤公公为你求情，得罪了凤公公，却是死路一条。这个历经三朝，伺候过三个皇帝的元老太监，是没有人惹得起的。

乍看过去，凤公公只是个体衰气弱的老人，满脸皱纹，年轻时他该是个高个子，现在却因佝偻着身体而萎缩了。

一头蓬松却又浓密的白发下，他前额高高的，深陷窄长的脸颊将他薄薄的嘴唇衬托得像两条横线。

横看竖看，凤公公都是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但辜月明却清楚这只是错觉。据传凤公公自幼修炼一种只有太监才练得成的玄妙气功，到今天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至于厉害至何等程度，没有人知道。

不过辜月明仍可从他的眼睛窥见端倪，其中透射出一种冷若冰霜又无比锋利的精光，亦显示出凤公公饱经岁月千锤百炼的智慧。一个人如能历经三朝，一直处于权位的顶峰，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凤公公气派十足，一身绣云纹滚金边蓝色长袍，端坐于南面的太师椅

上，叼着黄金打制的长烟管，正在吞云吐雾。辜月明心忖：这枝金烟枪重量不下十斤，只看这位表面脆弱的老太监拿在手上举重若轻的样子，已令人不敢小觑他。

凤公公看着辜月明向他施礼请安，点头道：“坐！月明做得很好，皇上非常满意你送他的大寿贺礼。”

辜月明在凤公公左下首的椅子坐下，心忖：这份贺礼可是冒生命危险赚回来的。他用了半年时间，追踪横行东北的一群响马巨盗，斩下其头目周虎城的首级，也令自己身上多添三道伤疤。

凤公公用洞悉一切的目光上下打量他好一会儿，轻松地道：“我想问月明一个问题。”

辜月明心叫又来了，无可奈何道：“请公公垂询，月明知无不言。”

凤公公把金烟枪搁到一旁的小几上，动作从容，显示他正处于一种轻松的状态下。几上还另有一个长约二尺的窄长革囊，不知内藏何物。冀善没有看错，凤公公的心情真的很好，今晚肯定是难逢的机会。凤公公是很少心情大佳的，长期处于朝廷明争暗斗的核心，谁能开怀？

凤公公因何事心情大佳？

凤公公目光投往窗外的月夜，漫不经心地道：“不论猛将大臣，人人见到我总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只有你，我感到月明对我没有丝毫惧意。告诉我，月明凭什么不怕我呢？”

辜月明暗叹一口气，每个人心中均有想问的问题，被问的一方可选择答或不答，他就从不回答问题。可现今的问题是凤公公提出的，不能不答。他或许真的不害怕凤公公，却肯定害怕他的问题。

他甚至不可表达出心中的不情愿，耸肩道：“假如月明说因为自问一向全心全意为公公办事，心中无愧，压根儿没想过害怕，公公相信吗？”

凤公公目光箭矢般往他射去，欣然道：“月明是个有趣的人，不但坦白，还敢这样和我说话，令我有和朋友谈心的感觉。唉！我已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告诉我，你为何不怕我呢？”

辜月明心想凤公公可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有趣的人，坦然道：“公公或许不喜欢我的答案。我是个不会恋栈生命的人，不单不怕死亡，还渴望死亡。我晓得这个答案会令公公不快，但我不想撒谎。”

凤公公皮肉不动，声音像从牙缝间迸射出来，道：“死可以分好死和恶死，甚至生不如死，月明又怎么看呢？”

辜月明从容道：“公公当是月明的盲目自信吧，月明深信没有人能将我生擒活捉。”



凤公公哑然笑道：“好！好！说得好！我活了这一把年纪，还是首次有人向我说他不怕死。”说罢目光投往屋梁，露出深思的神色。

辜月明望着凤公公座后挂着四幅山水挂轴条幅的墙壁，就在他刚说“没有人能将我生擒活捉”那句话时，他听到墙后传来短促的呼吸声，登时明白过来。墙后肯定藏有贴身保护凤公公的死士，其中一人因以为这句话会触怒凤公公，会惹得凤公公立即对自己下格杀令，心情紧张下致呼吸重浊了少许。这堵墙该只是装个样子，实则其薄如纸，藏身其后的死士随时可破壁而出。

凤公公的话传入耳中道：“我真的不明白，以月明的人才武功，外表又俊朗风流，大好的生命正等待你去品尝，偏偏一心寻死。你竟活腻了吗？你今年多少岁，二十五还是二十六？”

辜月明老实地答道：“二十五。”

心中同时生出如履薄冰的感觉。事实上每次见凤公公，他都有置身险境的感觉。这回凤公公说这么多“废话”，更是前所未有的，益发显得事不寻常。

凤公公没有说话，静待他的答案。

辜月明平静地道：“月明要说的只是一个事实，自身的情况。月明是个爱置身险地的人，沉迷于杀人或被杀的危机中，这是没法解释的事。当有一天有人能送我上路，我会感激对方。但我绝不会自尽，除非走到了生不如死的绝路，那时死亡将是解脱。”

凤公公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好一会儿后才道：“正是这种心态，令你成为京师的第一名剑，更是皇上御用的悬赏猎手，但却使我更不明白，月明既是视死如归的人，却为何千方百计求我为你在皇上前说话，好解除你的军职呢？”

辜月明暗松一口气，终于转入正题了。对此他早预备好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答案，毫不犹豫地答道：“月明是个生性孤僻离群的人，害怕人多的地方，若将我推上战场，月明不但有公公所说生不如死的感受，最怕是自己会坏事，报国不成反误了大事。”

又叹道：“自成年后，月明一向独来独往，公公该清楚。”

凤公公带点儿同情的语调道：“知道又如何呢？问题出在彭大将军身上，他生前……”

辜月明一呆，道：“生前？”

凤公公惋惜地道：“噩耗七天前从北线传回来，彭大将军惨中敌人埋伏，兵败身亡。直到此刻我仍把此事压着，好有时间作善后的部署，知情者不出十人，月明勿要泄漏。”

辜月明没有表情，没有说话。对死亡他早麻木了，不知是杀的人多，还是天性如此。彭大将军曾传他兵法，他是彭大将军众多门生之一。

凤公公续道：“彭大将军生前曾和皇上提过你，指出月明在军事上有特殊的天分，不论如何深奥难明的军略兵法，月明一听即明，且绝非纸上谈兵，兼且月明是将门之后，令皇上认定虎父无犬子，记在龙心。彭大将军的死讯传来，皇上第一个想起的正是月明，如非给我劝着，月明该已接到出替彭大将军的圣旨。”

辜月明色变道：“什么？”

凤公公定睛看着他，不发一言。

辜月明倏地感到自己处于绝对的劣势中。姑不论皇上是否如凤公公所言有这个想法，但只要凤公公一心把自己推上战场，自己肯定劫数难逃。凤公公为何要逼他人绝境呢？

凤公公唇角溢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平和地道：“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皇上都听不进龙耳去。念在月明五年来为我悉心办事，立功无数，千思百虑下，我为月明想出唯一可使皇上改变主意的办法。”

辜月明还有什么好说的，唯有道：“请公公指点。”

凤公公低喝道：“你们退下去！”

听着墙后死士悄悄离开的声音，辜月明感到整条脊柱寒飕飕的。

凤公公接着说出来的，会是什么秘密呢，为何只容他一个人知道？

在山野伸手不见五指黑暗里，乌子虚几近虚脱，肺内的空气似被掏空了，不得不张大口急促呼吸。

无数的问题走马灯似地在脑海中旋转。这是不可能的，他就像正被猎人追捕的猎物，被赶得四处乱窜，慌不择路，再没法依照先前定下的计划逃亡。

他原本是要在过江后往西行，到扬州后设法偷上一艘海船，去什么地方都好，就是要离开中土。他的敌人太厉害了，只要他留在中原，就大有可能被抓起来。此前，任凭他使用种种摆脱敌人的手段，可是敌人总能紧追在后。现在他已进入刚才在草坡看见位于南面的山脉深处，情况会不会改变？

自己为此懊悔吗？

答案是肯定的。他懊悔到那间赌馆去，懊悔搭上那个女人，懊悔……唉！大错铸成，还有什么好懊悔的，一切已是错恨难返，可怜自己现在袋子里只剩下一两银。

马嘶声再度传入耳中，可是他正身处山岭内，马怎会攀山越岭？难道山

中有路？

追来的敌人中，肯定有追踪的高手在，纵然比不上名闻天下的悬赏猎手辜月明，也该所差无几，否则怎能直至此刻还一直追着他乌子虚。

乌子虚并不是寻常之辈，而是自出道以来从未失手过的大盗，他只恨自己偷得狠赌得更狠，一流的大贼偏是九流的赌徒，弄得经常囊空如洗，现在更给人点了相，暴露了行藏。说不懊悔就是骗人的。不过只要给他逃到大城大镇，“破戒”偷点儿银两，买得易容改装的材料，即可施施然以另一个外貌和身份，依原定计划到扬州去，出海逃个无影无踪。

连串的念头电光石火般闪过他的脑海，乌子虚跳将起来，往前冲去，正思索这片丛林有多广阔，蓦地一脚踏空，完全没法收势，就那么往陡坡滚落下去，也不知撞断多少矮树横枝，忽然身体悬空，背后水声隆隆，竟是一道倾泻而下的大水瀑。

这是不可能的，为何自己刚才竟听不到水声？

“咚——”

身不由己，乌子虚急下数十丈，掉进水潭去，险些跌昏过去。当从水底升上水面，已喝了不知多少口水，头昏脑涨，再没法保持清醒，更不要说泅往岸边。

急湍的水流，把他冲得不知方向地往下游流去。

“砰——”

倏忽身体再次悬空，竟是另一道瀑布，再沉进水里时，水流更急，乌子虚心叫“吾命休矣”，只要撞上湍流里的岩石，肯定脑袋开花。

这个念头刚进入脑海，激流早带着他没入下游茫茫的黑暗中。

风公公悠然道：“月明相信鬼神之说吗？”

辜月明怎么想也没法明白，为何风公公忽然扯到这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去，却又不能不答，斩钉截铁地道：“不信！”

风公公微笑道：“若月明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不会那么肯定，因为你会遇上很多只能以鬼神来解释方说得通的异事。”

稍顿续道：“不过当我说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月明会明白。”

辜月明大感错愕，讶道：“难道公公竟是要月明去办一件与鬼神有关的事，而只要月明完成公公派下来的任务，即可令皇上回心转意，赐我解除军职？”

风公公欣然道：“正是如此。只要月明能完成任务，皇上将会心花怒放，忘掉一切，包括他的疆土在内。而我亦可保证月明不用上战场，所有战事从

此以后和月明没有任何关系。”

说这番话时，风公公佝偻的身躯挺直，双目神光电射，到最后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再没有任何衰老的感觉，浑身充满生机和活力，眼中充满渴望和期待，情境诡异至极点。

风公公在向他示威吗？

辜月明道：“月明给公公引出兴趣来了。”

风公公忽又恢复刚才老朽的样子，淡淡道：“听过云梦泽吗？”

辜月明摸不着头脑地道：“是什么地方？名字古怪，但又充满诗情画意。”

风公公没有再卖关子，答道：“这是洞庭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名，位于楚国境内，现在的云梦泽，指的大约是洞庭湖南面湘水东岸的一片沼泽地。”

辜月明忍不住问道：“泽内是不是有鬼神居住呢？”

风公公道：“或可以这么说。”

辜月明大惑难解，完全没法子捕捉风公公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风公公似是很满意他的反应，说下去道：“这件事也要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在楚境云梦泽内，有一座叫‘颍’的城池，该城城主因欲把一件宝物据为己有，背叛了楚王，不肯献宝，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早湮没无闻，只知颍城后来被楚王派大军攻破，宝物却遍寻不获，就这样消失了。”

辜月明倒抽一口凉气，道：“公公竟是要我去找这么一件消失人世逾千年的东西吗？”

风公公显然心情畅美，微笑道：“公公虽然老，仍未老糊涂，岂会故意刁难你。这个东西，曾经一度被发现，还差点儿送来了京师，且只是十年前的事。”

辜月明精神大振，开始有点儿明白，问道：“这东西是不是谣传有鬼物依附其上，又于云梦泽内被发现，所以公公有刚才的一番话？”

风公公不知道想起什么，头顶白发无风自动地拂扬了一下，道：“为何我放着手下这么多能人异士，偏要挑选月明负责这个寻宝任务呢？”

辜月明当然不好说自己如何了不起，只好道：“公公因何看中我呢？”

风公公道：“因为月明确实是对任何稀世奇珍没有半丁点儿兴趣的人。”

辜月明释然道：“公公该是因为我对生死的看法，推断出我对所有身外物不会动心。”

风公公大有深意地微笑道：“月明是不是真的不把生死放在心上，视作



等闲事，恐怕须月明面临生死抉择时方清楚。但你不贪财宝，却有事实支持。”

辜月明一头雾水地道：“月明不明白。”

凤公公盯着他道：“你竟然忘记了，由此可见你真的不把珍宝奇玩放在心上。记得吗？三年前你为我追杀大盗‘盗千家’，他授首月明剑下后，月明把他历年偷回来的秘藏献上朝廷。事后我派人做了个广泛彻底的调查，发觉月明竟是原封不动地把秘藏交出来，著名的珍物没少一件，令我大感难以相信，世间竟有如月明般不贪宝物的人。要知你若一意私吞其中部分，根本是无从查究，月明大可推说是‘盗千家’已将它们变卖便成。”

辜月明露出苦涩的神情，松了一口气，道：“幸好月明真的对那些东西毫无兴趣。”

凤公公平静地道：“这只是第一个原因。”

辜月明皱眉道：“还有另一个原因吗？”

凤公公道：“其次是这个任务的成败，须看你是不是能再次发挥你的专长。”

辜月明不解道：“我的专长就是杀人，与公公说的寻宝有什么关系呢？”

凤公公道：“那就要看你杀的是什么人，如果像‘盗千家’般来去无踪、不留痕迹的超级大盗，杀他是一门学问。在这方面，天下无人能望月明项背，所以月明成为我的不二人选。”

辜月明再按不下好奇心，问道：“我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

凤公公静若止水，压低声音道：“没有人晓得。”

辜月明失声道：“什么？”

